蔚州志補

四冊

卷十一
外志

蔚州志補卷十一

外志補

知州事蒙自楊世昌補輯

戰國趙簡子疾夢至帝所見兒在帝側帝屬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主君之子將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又曰見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後簡子盡召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巳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于是知毋卹賢以爲太子是爲襄子（史記趙世家）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
6514251

二十五年王賁滅燕還攻代虜代王嘉〔史記始皇本紀〕

蒙恬死冒頓悉復收秦所使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漢書匈奴傳〕時漢方與項羽相距故冒頓得自強

匈奴左賢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右賢王居西直上郡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漢書匈奴傳〕

漢元年二月項羽封諸侯王素聞張耳賢立爲常山王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餘襲耳耳走漢餘復收趙地迎趙王于代復爲趙王趙德餘立以爲代王〔史記張耳陳餘傳〕又〔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云餘爲代王號成安君

晉和戎翟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幷代以臨胡貉武靈王
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
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漢書匈奴傳）
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遂之代州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
華之上召樓緩肥義謀招騎射二十年使代相趙固主
胡致其兵（趙世家）
燕王喜四年王使卿秦攻代趙廉頗破卿秦樂乘於代（史記）
燕世家（正義）曰（戰國策）云廉頗以二十萬遇栗腹鄗樂乘以五萬人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
秦始皇帝十九年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奔代自立爲
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資治）

居代上谷高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可擊上遂至

平城（史記韓王信傳）是年十二月匈奴攻代王代王喜（史記作仲）棄

國自歸雒陽赦爲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爲代王（漢書本紀）

十一年九月（史記作八月）代相國陳豨反上曰豨嘗爲吾使甚

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

刼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舍之（漢書

本紀）又（史記陳豨傳）韓王信反上自平城還豨以郎中

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客居代

者諸爲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

臣所漢十年秋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

王刼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爲豨所言誤刼略者上自

擊豨破之　又（本紀）言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

使人之豨

所陰謀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
置常山代郡（漢書高帝本紀）

五年秋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臧
荼立盧綰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史記高祖本紀）

商從擊荼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
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以下至六百石
十九人（酈商傳）

六年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信侯喜爲代王（漢書高帝本紀又史記七年樊噲定代地立兄仲爲代王）

七年匈奴聚兵樓煩漢令車騎擊匈奴乘勝追北聞冒頓

居無幾何陳豨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冐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漢書匈奴傳

十一年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乃立子恒爲代王都中都漢書本紀

趙地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

周勃擊陳豨屠馬邑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邱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漢書本傳）

噲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于代因擊陳豨破豨別將胡人王黄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横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黄將軍太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七十三（漢書本傳　案史記陳豨傳噲斬豨于靈邱漢書本紀則云勃斬之于當城姑並存之）

寬爲齊相國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漢書傅寬傳）

韓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黄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

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應劭曰匈奴單于祭天大會諸國名其處爲龍城）獲首虜七百級（武帝本紀）（匈奴傳）

武帝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漢書匈奴傳）

武帝騎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仝上）

元朔元年秋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武帝本紀）

攻荼有功封爲北平侯（張蒼傳）

十七年迎代王恒即天子位（孝文帝本紀）

孝文帝二年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仝上）

四年武徙爲淮陽王參徙爲代王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徙

代王于淸河是爲剛王（代孝王參傳）

文帝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爲車

騎將軍軍飛狐以備胡（史記漢文帝本紀）

孝景帝元年匈奴入代與約和親（史記帝紀）

元光六年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

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後數十萬人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武帝本紀）

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與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皆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共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後漢烏桓傳）

本始中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漢書本傳）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

王莽始建國二年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

二年漢使將軍衛靑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漢書匈奴傳又漢書本紀是年夏匈奴入代殺大守）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漢書匈奴傳）

元朔四年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武帝本紀）

元朔中驃騎去病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漢書匈奴傳）

元狩四年夏大將軍衛靑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

建武十三年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
詔覇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
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王覇傳）
十五年二月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
以東（光武本紀　案吳漢傳云徙三郡吏人六萬餘口）
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爲
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
奴（盧芳傳）
建武二十一年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行代郡上谷障
塞烏桓候者見漢兵至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後漢書馬援傳）

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
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鎮遠將軍李
翁出西河誅貉將軍楊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
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
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天下
騷動（本傳）

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耿況勸永不應召令詣于光武光
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曄據城反畔乃招迎匈
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曄
破之永乃得復郡（耿弇傳）

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後漢書鮮卑傳）

王柔字淑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詣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後漢書本傳）

公孫瓚既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及烏桓鮮卑數與瓚戰破之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所在侵暴百姓怨苦於是代上谷等郡各殺瓚所置長史復與輔等兵合（後漢書公孫瓚傳）

二十五年南單于稱臣二十六年詔聽單于入居塞內其

栗籍骨都侯屯代郡（後漢書匈奴傳）

二十六年南單于奉表詣闕於是上谷代諸郡民歸於本

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理城郭（後漢書本紀）

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寇代郡上谷（後漢書烏桓傳）

元初二年恭子溥擊畔羌于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

宏曅並爲郎曅字季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時鮮卑寇

緣邊殺代郡太守曅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

之（耿恭傳）恭況孫

元初五年代郡鮮卑萬餘騎穿塞入寇分攻城邑乃發緣

攻鐵弗劉武晉猗盧大單于封代公建興三年進爲代
王（北史帝紀）
咸和四年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翳槐爲代王代王紇那
出奔宇文部後國人復貳于是紇那自宇文部還諸大
人復奉之翳槐出居鄴又明年石季龍納翳槐於大甯
紇那奔燕國人奉翳槐城盛樂（仝上）
咸康四年正月燕王皝趙王虎將兵擊段遼三月皝引兵
掠令支以北趙將支雄長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上谷
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綱目）
永和六年二月燕王儁伐趙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趙

建安二十三年鄢陵侯曹彰討代郡烏桓彰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散退彰追之乘勝逐北至於桑乾去代二百里長史諸將皆以爲不可深進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在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夜與虜相及大破之（三國志曹彰傳）

晉永嘉五年劉琨與王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甯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鮮卑疾陸眷并力攻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能爭（晉書王浚傳）

永嘉六年拓跋猗盧使弟子鬱律助劉琨破白部大人次

分代民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劉庫仁庫仁西擊庫狄部
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兩晉中原史）
太元十一年（魏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魏主元珪卽代王位（北史道武本紀）
太元十二年三月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戩代郡人許謙
逐太守賈潤各以郡叛燕附劉顯七月燕慕容麟討王
敏於上谷斬之（兩晉中原史）
太元十三年三月慕容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燕遂廢代
悉徙其民於龍城（兩晉中原史）
義熙十一年（魏神瑞元年）六月庚辰魏主幸代秋七月癸未車

征東將軍鄧恒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三月燕兵拔薊儁入都之中州士女降者相繼儁以弟宜爲代郡城郎孫泳爲廣甯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資治通鑑）

永和六年（燕主儁光壽二年）八月代郡人趙榼率三百餘家叛燕歸趙燕主徙廣甯上谷二郡民於徐無徙代郡民於凡城（兩晉中原史）

升平元年匈奴單于賀賴率部落三萬五千降於慕容儁儁拜賴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於代郡平舒城（晉書載記）

隆和元年（昭成二十五年）魏主幸代（魏書本紀）

太元元年十月秦苻洛伐代十二月代王什翼犍死秦主

若鰥寡者以宮女妻之〔仝上〕

後魏太和六年二月辛卯詔曰靈丘郡土旣褊塉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勞瘁可復民租調〔魏書本紀〕

後魏太和七年七月發州郡五萬人治靈丘道〔仝上〕

後魏太和十一年二月甲子肆州之鴈門及代郡人饑詔開倉賑恤〔孝文本紀〕

後魏太和十八年遷鄴十九年詔遷洛人死葬河南不得還北于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魏書本紀〕

魏燕鳳昭成時出使苻堅堅問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人

駕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道武本紀〕

後魏大延三年二月乙卯魏主幸幽州存恤孤老問人疾苦還幸上谷遂至代所過復田租之半三月己卯車駕還宮〔太武本紀〕

後魏興光元年十二月魏主幸靈邱至溫泉宮〔魏書帝紀〕

後魏延興二年十二月詔以代郡事同豐沛代人先配邊戍者免之〔孝文本紀〕

後魏太和二年二月魏主幸代之湯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宮人賜貧民無妻者〔仝上〕

後魏太和三年二月魏主奉太皇太后幸代郡溫泉問民

而衍之自號鉅鹿公儒爲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
長史肥討之破準於九門斬仇儒禽準詔以儒肉食準
傳送京師轘之於市夷其族（長孫肥傳）
和跋好修虛譽炫曜於時性尤奢溢帝戒之不革後車駕
北狩豺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初將刑跋道武
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
耕良田廣爲產業各相勸勵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
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
後太武幸豺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跋
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

愛經略高遠一代雄主也常有併吞天下之志堅曰卿冀北人敵弱則進強則退何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丈矛驅馳若飛主上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蘇之苦輕行速疾此南方所以疲斃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人馬幾何鳳曰士數十萬馬一百萬堅曰卿言人衆則可馬何太多耶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北山至南山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及還堅厚加贈遺（北史本傳）

道武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準爲主妄造妖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準善

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爲對明於聽察爲人愛敬道
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狄
干而絕婚與弟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支
唐小方等四十餘人後興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
干還帝許之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
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
留遙賜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見其言語
衣服類中國以爲慕而習之故忿焉旣而殺之〔北史本傳〕
穆崇代人也其先代效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少以盜竊
爲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

以三牲霧卽除後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北史本傳）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爲幢將領禁兵道武征慕容寶寶夜犯軍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栢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可輕爾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帝遣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帝旣銜之後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刑之（北史本傳）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爲將以平當稱稍遷北

初道武避窟咄難遣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
其營會有火光爲春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
因匿阬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
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
焉（仝上）

穆崇曾孫眞尚長城公主後敕離眞子泰尚章武公主崇
次子觀尚宜陽公主觀子壽尚樂陵公主壽子平國尚
城陽長公主平國子伏干尚隆北公主伏干弟羆尚新
平長公主羆弟亮尚中山長公主亮子紹尚琅邪長公

顯之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顯若知之雖刀劍刳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將因之崇乃唱言梁眷不顧恩義將顯為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與崇謀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道武道武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道武為魏王崇從平中原位侍中豫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秘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述義不尅曰丁曰此當矣乃謚丁公北

分使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若違朕指授
為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為証非虛言也壽信卜
筮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京邑大駭壽不知
所為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山惠保太后不聽乃
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之太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
追咎景穆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
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
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
坐共食而令諸父餕餘為時人鄙笑（本傳）
穆羆壽子襲父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武牢鎮將

主平國弟正國尙長樂公主正國子平城早卒追贈駙
馬都尉與始平公主冥婚凡十一尙主（北史本傳）
穆壽襲父爵尙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太武
愛重之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功著
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勳未錄
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太武嘉
之乃求眷孫賜爵郡公輿駕征涼州命壽輔景穆總錄
機要內外聽焉次雲中將濟河帝別御靜室召壽及司
徒崔浩尙書李順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
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收田訖可

亭詔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美之

（北史于栗磾傳）

太武時劉超等叛以侯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帝曰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爲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超猶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僞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限侯乃詐醉上

頻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勳德之舊讓而赦之轉吐京鎮將深自尅勵後改吐京鎮爲汾州仍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羆以吏人懷之並爲表請孝文皆從焉羆旣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百餘人詣闕稱羆恩德孝文以羆政和人悅增秩延限後徵爲光祿寺勳隨例降王爲魏郡公累遷侍中書監穆泰之反羆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爲編戶卒于家（北史本傳）

明元南巡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

宣武許復琇爵（仝上）

陸暐字道暉琇弟凱之長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嘗見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仝上）

拓跋儀昭成帝孫有筭略騎射絕人初封平原公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於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就儀共談當世之務指畫山川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謙等歎服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魏書列傳）

劉尼多酒醉文成末爲司徒獻文卽位以尼有大功於先

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北史陸俟傳）

俟子馥有六子琇凱知名琇字伯琳馥第五子也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馥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馥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冲能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闘力何患童幼馥奇之遂立爲世子（北史本傳）

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等先據河內琇聞禧反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窮罪狀案琇大逆陸宗大小咸皆收捕會將赦先斃於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寃

常侍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十六年降五等之爵
以麗勳著前朝封叡鉅鹿郡公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
軍尚書令衛將軍討蠕蠕大破之而還以母夏解孝文
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授征南將軍叡固辭請終情
禮敕有司敦諭不許復除使持節都督恒州刺史行尚
書令時車駕南征上表諫帝不從叡又表請車駕還代
親臨大師馮熙塟坐削奪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進號征
北大將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戶時穆泰爲定州
刺史以疾病請恒州自效乃以叡爲定州刺史未發遂
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北史本傳〕〔魏書本傳〕孝文時泰不願遷都潛圖爲

朝特加尊重賜別戶四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本史北傳〕

陸叡字思弼年十餘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沈雅好學折節下士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時孝文尚未改北人姓鑒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為重複叡婚自東徐還經鄴見李彪甚敬悅之仍與趙京以為館客後為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叡討之追至石磧禽其帥赤阿突數百人還加散騎

詔賞克己復禮以行來授（北史尉元傳）

長孫冀歸字承業少輕俠鬬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妒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北史本傳）

冀歸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關公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為

叛乃與陸叡及安樂侯元隆代郡太守元珍謀推朔州
刺史平陽王頤爲主頤密表其事帝命任成王澄討之
孝文行明堂養老禮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年八十爲三老
大鴻臚卿新大伯游明根年七十爲五更元日自天地
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五孝六順天下
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
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
明言銘之于懷明根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
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
公恩意不敢不盡竭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

宣武時咸陽王禧權重當時遣家童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杖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聲荅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于烈傳〕

烈子忠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于忠傳〕

于忠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謚案謚法剛强

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蚍以服觸之痛楚號叫餓而殭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史

仝上 [illegible]

穆觀弟翰之孫豨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與長孫承業陸希道等齊名然而矜己陵物頗以此損焉孝文定氏族欲以豨爲國子助教豨辭以爲屈帝曰朕欲敦厲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汙豨曰旣遇明時恥沉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帝曰朕與卿作州督舉一主簿卽命豨謁之因爲帝所知宣武初爲廣平王懷國郎中令數匡諫之益除中書舍人卒於華州刺史謚

美宣武帝問何以處官琡對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免集于都亭理問冤滯洛陽獄惟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匹累遷吏部郎中先是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琡上書曰錦縠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之以弱力今黎元之命擊於守長若任非其器爲患滋深諸郡縣之職吏部宜先盡才學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宜依次敘補以酧其勞書奏不報（北史本傳）［案］傳謂琡初附元乂去官後附李神軌乂遷吏部外若方格內實浮動

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公元修義議忠盡心奉上剪除凶逆依謚法除偽寧亂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瓌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栗磾傳）

栗磾後累世貴顯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時以爲盛（北史本傳　前志誤作唐人其實元魏人）

薛堀字曇珍彪子子少以幹用爲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

刺史清陵郡公食邑三千七百戶入爲少保轉太傅終于大將軍贈恒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行恒州刺史謚曰烈性果毅善于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每踐敵場咸得死力雖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稱之（周書本傳）

案椿功業頗可觀惜事魏及周非人臣之義不敢濫入鄉賢下尉遲綱長孫晟陸騰同

奚遠武代人爲同州刺史時屬天旱高祖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必須登峯展誠岳既高峻人跡罕通武年逾六十雖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

納受貨賄舞法深文初與東平王元匡妾張氏姦通納以爲婦而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爲世譏鄙其愧于厥考多矣

魏文帝與周文及群公晏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云匡救其惡旣出西閤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荅者〔北史本傳〕澄長孫冀歸子

代人劉世淸通四夷語爲當世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敕中侍郎李德林爲序〔北齊書斛律羌舉傳〕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初以統軍從征多著戰功累官華州

難得掩襲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
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
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一日下其
三城招納降附者三萬戸〔仝上〕
尉遲綱字婆羅迥之弟也迥率衆伐蜀綱從太祖送之于
城西見一走兎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兎必當破
蜀俄而綱獲兎返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及克蜀
賜綱侍婢二人又常從太祖北狩雲陽値五鹿俱起綱
獲其三每從晏太祖以珍異之物合諸功臣射而取之
綱所獲輒多〔周書本傳〕

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曉不得還郎手岳下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足（周書本傳餘詳）

人物

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刼詔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遂縱兵討擊盡殺之（周書陸騰傳俟次子歸歸子珍珍子旭旭子騰）

保定三年資州石槃人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子反所在蜂起山路險阻

衛將軍卒年五十八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朝士多稱之　開皇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侄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寃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

長孫晟字季晟龔歸曾孫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隋文帝以名將目之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千金公主妻之晟以驍勇充使者攝圖愛之每共遊獵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晟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盡皆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初攝圖南侵晟上書書見藝文以遠交近攻離強合弱之說進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遂結玷厥處羅及奚霫契丹等遂降阿波朝攝圖雍閭染干唯命是聽卒敉達頭逐之漠北平除淮陽太守未赴任進右驍

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　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

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
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
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
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
入朝　尋以染干爲意彌豆啟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
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
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啟
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
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賀賚晟獨居多二十年
都藍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乖離其主被殺

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
義其勿辭也於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
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
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
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
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
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
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
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
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

皆如兩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
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
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河北逢賊帥思力俟
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
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
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
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
磧口事畢入朝遇文帝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
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
諒作逆敕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

王[illegible]稱燕王建元[illegible]置百官竇建德

圍羅藝於幽州藝請救開道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

開道因藝請降詔以為蔚州總管上柱國北平郡王賜

姓李五年幽州飢遂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與劉

黑闥連兵入寇攻易州不克因

導突厥俱南與攻馬邑拔之

高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

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曰可出

乃鑿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伎進膳

不輟（資治通鑑）

武德七年正月漁陽部將張金樹殺高開道以降（唐書本紀）

（傳）時羣盜相繼平開道欲降自疑反覆得罪猶恃突厥

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厭亂初開道募壯士數百

為養子衛閤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亡歸開道命與燮

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命左右偽與諸養子戲至夕

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卒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合匈奴至此（北史長孫晟傳）

隋開皇十九年突厥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渡河入蔚州（隋書突厥傳）

唐武德三年十月以高開道為蔚州總管（資治通鑑）

武德五年蔚州總管高開道反（唐書本紀）（本傳）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具與其徒襲殺令僞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為耶輸皇后建

至德二載李光弼收清夷橫野等軍（新唐書李光弼傳）
李光弼守太原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賊于城下仰面侮詈光弼遣入于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資治通鑑注）安邊軍在蔚州興唐縣有銅冶錢官故有錢工

蔚州三河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元和中河東節度使王鍔置鑪疏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為使自是河東錫錢皆廢（唐書食貨志）

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仝上）

肅宗上元初詔郭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及

入閤絶其弓[illegible]又取刀矟聚床下乃以其徒譟而攻之帳下大擾開道知不免環甲挺刃據堂與妻妾奏伎飲酒天且明縊其妻妾諸子而自殺金樹亦殺君立而歸詔以金樹爲北燕州都督

太宗貞觀十九年十二月薛延陀多彌可汗發兵寇夏州勑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并汾蔚雲等九州兵鎮朔州（仝上）

則天后聖歷元年八月突厥寇蔚州（唐書本紀）

開元六年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屯兵三萬爲九姓之援（資治通鑑注）橫野軍初置在飛狐後移蔚州開元六年張嘉貞移於代郡太安縣南見（續通典）

開元十一年罷天兵大武等軍以大同爲太原以北節度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仝上）

郭仲翔元振弟之子睿宗時元振托仲翔于姚州都督李蒙蒙表爲判官時吳保安罷義安尉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力薦之蒙表掌書記後蒙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厚責財乃贖聞仲翔貴冑求千縑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巂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閒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叔姚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妻子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縑于蠻得仲翔以歸安居亦丞相故吏嘉安之誼用檄翔領近縣尉

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趨范陽（唐書本傳）

德宗貞元五年張孝忠以兵襲蔚州入之奉詔還鎮有司劾其擅興削司空（唐書本傳）

穆宗長慶元年朱克融寇蔚州（唐書藩鎮傳）

文宗太和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唐書食貨志）

會昌二年詔蔚州刺史契苾通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忠指揮擊回紇（資治通鑑）

會昌三年河東節度使罷領雲朔蔚三州以雲朔蔚三州置大同都團練使（唐書方鎮表）

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五代史唐本紀）咸通十四年國昌出擊黨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闘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于太谷爲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大敗之琢軍夾擊又敗之于蔚朔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達靼

中和元年陳景斯齎詔入達靼召李克用軍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鴈門以北（資治通鑑注）

中和二年三月李克用寇蔚州四月赫連鐸李可舉與克

久乃調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丁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嶲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縗絰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新唐書吳保安傳）

僖宗乾符四年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五年蔚州刺史蘇祐爲沙陀所攻乞師幽州屯美女谷兵不利（唐書藩鎮傳）又（沙陀傳）中和二年蔚州刺史蘇祐會赫連鐸兵將攻代州克用率騎五百先襲蔚州下之祐屯美女谷鐸與幽州李可舉衆七萬攻蔚州譙柵相屬克用直擣營入蔚州燔府庫七月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

單可及引騎兵至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克用醉曰
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輩克用瞋目曰可及輩何足
爲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
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失亡大半會大風雨震電幽
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
醉廢事爾曹何不力爭十月劉仁恭奏請自爲統帥討
克用詔不許〔資治通鑑〕〔新唐書藩鎮傳〕劉仁恭深州人李匡威使將兵戍蔚州踰期未代士卒皆怨會匡籌奪其兄地戍卒擁仁恭趨幽州匡籌迎戰敗之遂奔太原李克用倚其謀下武嬀二州敗匡籌於居庸關籌克用取幽州以仁恭爲帥

廣明元年赫連鐸破沙陀于蔚州詔以雲州刺史白義成

用戰不利〔資治通鑑〕

中和四年八月李克用奏罷雲朔防禦使依舊隸河東從之〔仝上〕〔注〕武宗會昌三年分河東雲蔚朔三州置大同軍都團練使次年升爲都防禦使

昭宗大順元年十二月李匡威陷蔚州〔唐書本紀〕〔通鑑〕元年十一月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克用遣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爲存信之副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敗走獲其子武州刺史仁宗

李匡威恃燕薊勁兵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之戰于蔚州射金俊殺之乃表請共討克用〔唐書藩鎮傳〕

[illegible]月李克用至安塞軍〔注〕在蔚州攻之幽州將[illegible]

遼神冊元年十月攻蔚儒武新嬀五州斬首萬四千七百餘級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其圖蔚州敵樓無故自壞衆軍大譟乘之不踰時而破（遼史太祖本紀）

太宗會同元年晉遣趙瑩以嬀儒雲蔚等十六州并圖籍來獻詔以主簿爲令令爲刺史刺史爲節度使（太宗本紀）

穆宗即位以飛狐道狹詔耶律敵祿廣之（敵祿傳）

統和四年宋將楊繼業陷山西城邑題子從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擊之敗賀令圖於定安援西南招討都監宋兵守蔚州急召外援題子聞之夜伏兵道旁黎明宋兵來過未半而擊之城中軍出斜軫後邀之兩軍俱潰奔

爲蔚州刺史〔新唐書盧龍傳〕

大順元年克用遣安金俊攻赫連鐸于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于蔚州金俊大敗〔仝上〕

天復十三年〔哀帝乾化三年也李克用予天祐以後俱稱天復〕契丹寇蔚州殺節度使李嗣本十四年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五代史唐本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十月蔚州言契丹入寇〔仝上〕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仝上〕

後唐長興三年十一月蔚州刺史張彥超舉城附於契丹〔通鑑〕彥超本沙陀人嘗爲明宗養子與石

瑚隴覺乙卯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節
度使蕭毀里執監城鍋州節度使耿紹忠以城叛附于
宋五月壬午斜軫奏復蔚州斬首二萬餘級乘勝攻下
靈邱飛狐戊子斜軫奏宋軍復圖蔚州擊破之六月詔
南京留守休哥遣礮手西助斜軫七月辛卯斜軫奏大
軍至蔚州營于州左得諜報敵兵且至乃設伏以待敵
至縱兵迎擊追奔逐北至飛狐口遂乘勝鼓行而西入
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宋將楊繼業初以驍勇自負
號楊無敵北據雲朔數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
至狼牙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遇斜軫伏四起

飛狐地隘不得進殺傷甚衆賀令圖復集敗卒來襲蔚州題子逆戰破之　題子北府宰相兀里之孫善射工畫統和四年從斜軫復蔚州破宋將賀令圖時令圖軍中有因傷而仆者題子繪其狀以示宋人咸嗟其妙（耶律題子傳）

三月宋曹彬崔彥米信進雄州道田重進飛狐道潘美楊繼業進鴈門道來侵癸未遼軍與田重戰于飛狐不利辛卯呂行德張繼從劉知進等以飛狐叛丙辰復超以靈邱叛並降于宋詔遣使賜樞密使斜軫密旨及彰國軍節度使杓窊印以趣征四月又詔南部突騎赴蔚以

大中祥符五年元年三月遼以蔚州爲觀察不隸武定
軍十二月振奉聖州饑民〔仝上〕

大中祥符七年遼開泰三年三月遼置奉聖平蔚等州轉運使
〔仝上〕

天聖九年遼重熙十七年封忠順軍節度使謝家奴爲陳王〔興宗本紀〕

嘉祐七年遼淸寧八年二月遼振蔚州饑民〔道宗本紀〕

熙寧五年遼咸雍八年二月戊辰遼以歲饑振恩蔚順惠等州
民〔道宗本紀〕

元豐三年遼太康六年三月庚寅遼封皇孫延禧爲梁王忠順
軍節度使〔仝上〕

中流矢墮馬被擒瘡發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獻詔詳穩轄麥室傳其首于越休哥以示衆軍仍以朔州之捷宣諭南京平將將吏自是宋守雲應諸州者聞繼業死皆棄城遁〔遼宗本紀〕〔耶律斜軫傳〕斜軫至蔚州敵不敢出斜軫射書城上諭以招慰意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題子夜伏兵險扼侯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斜軫擊其背二軍皆潰斬首三萬餘級遂取蔚州賀令圖潘美復以兵來斜軫逆擊於飛狐又敗之

八月斜軫還軍獻俘第山西諸將功過蔚州節度使佛留都監崔其劉繼琮以聞敵逃遁奪官〔聖宗本紀〕

淳化三年遼統和十年遼主射鹿於蔚州南山〔仝上〕

大中祥符四年遼統和二[illegible]年遼升蔚州知州爲觀察使〔仝上〕

以晦酉午後陞[…祖本紀]

宣和七年金天會三年十月宋易州戍將韓民毅以軍降金處之蔚州[仝上]

天會十年九月元帥右都監耶律余睹謀反出奔其黨蔚州節度使蕭特謀葛自殺[太宗本紀]

天眷二年康宗子驃騎大將軍隈可亦作偎喝遷忠順軍節度使正隆二年再任[金史本傳]

天眷中有蔚州刺史特貴不法屬吏畏之每事輒曲從其意少沖特任定安令獨守正不阿[金史賈少沖傳]

天眷中有蔚州刺史恃功貪汙無所顧忌屬皆厭苦樞時

元祐七年（遼大安八年）正月遼曲赦蔚州役徒（公上）

遼鄉丁西京大同府懷安縣丁六千洪州永寧縣丁一萬順聖縣丁六千奉聖州永興縣丁一萬六千礬山縣丁六千龍門縣丁八千望雲縣丁二千歸化州文德縣丁二萬可汗州懷來縣丁六千蔚州靈仙縣丁四萬定安縣丁二萬飛狐縣丁一萬靈邱縣丁六千儒州縉山縣丁一萬（遼兵衛志）

宣和四年（金天輔六年）十月蔚州降金庚寅降臣翟昭彥徐興田慶來見命昭彥慶皆爲刺史興爲團練使詔加撫存諸官各遷敘之丁酉翟昭彥田慶殺知州事蕭覲寧等

嘉定四年三年金行樞密院紇石烈執中以勁兵七千

遇元兵戰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遁去衆遂潰行

次蔚州取官庫銀及衣幣奪官民馬與從行私入紫

荆關（金史本傳）執中即胡沙虎

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五月元振蔚州饑（元史本紀）

元世宗至元二十二年廣東宣慰使日的迷失請以蔚州

知州木八剌爲潮州達魯花赤帝疑其專不允（世宗本紀）

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陞蔚州爲蔚昌府（武宗本紀）

至順元年八月有言蔚州廣靈縣產銀者詔中書太禧院

遣人涖其事歲所得銀歸大承天護聖寺（順帝本紀）

為飛狐令一無所應乃摭以他事繫獄將致之死郡人有粦樞者道樞脫走訴于朝守倅以下皆抵罪（劉樞傳）

大定七年九月辛酉上諭尚書右丞石琚參政孟浩曰聞蔚州采地蕈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仍須附冊（世宗本紀）（案石琚傳謂琚奏世宗云然）

大定十七年六月乙未以英王爽之子思列為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謝上曰朕以卿疾故特任卿子所冀卿因喜而愈也恐思列年幼未閑政事汝當訓之使有善可

（世宗

十殘之二輔官本紀

明洪武二年蔚昌府仍為州（明史地理志）

建文二年燕兵陷蔚州（明史本紀）（明史蓑卯福傳）建文
三年正月燕王攻蔚州指揮僉事
李遠與指揮
王忠舉城降

都督同知陳質者功宋忠守懷來忠敗退守大同代王欲
舉兵應燕質持之不得發時蔚州附于燕質復取之成
祖即位被殺（明史張能傳）

宣德五年設蔚州衛于州城（明史地理志）

正德九年六月北部由野狐嶺入寇順聖東西城秋復由
膳房堡入掠鎮城南至蔚州由順聖川出遊擊張勛倪

至正十九年三月樞密副使朶兒只以賊犯順寧命張立將精銳由紫荊關出討命雅骨由北口出迎敵賊由飛狐靈邱犯蔚州（全上）是年楊誠據蔚州六月詔遣平章月魯不花樞密同知八剌火者督兵捕之七月圍其城俄有旨回兵十一月再命勦捕二十年正月孛羅帖木耳追誠至飛狐縣東關誠棄軍遁（逆臣傳）

蔚州賊起中書平章政事也速討平之知樞密院劉哈剌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為亂也速以輕騎擊滅其首禍者降其衆隸麾下（也速傳）

至治三年正月罷二都雲蔚等地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

王振蔚州人少選入內書堂侍英宗東宮爲局郎英宗立
年少振狡黠得帝權遂掌司禮監勸帝用重典大臣下
獄者不絕而振亦因以市權然是時太皇太后賢方委
政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振心憚之未敢逞七年太皇
太后崩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
土木之工興麓川之師委任王驥西南騷動侍講劉球
諫不聽因雷震球復應詔陳得失語刺振振下球獄使
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素不禮
振振撫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至荷校國子監門御史李
鐸翘光祿遇振不跪謫戍鐵嶺衞駙馬都尉石景詈其

鎮率兵往禦戰敗死之東城守備田琦西城守備康彪
皆戰死（宣府鎮志）　九月小王子犯宣府蔚州（明史本紀）九
月敵五萬餘騎自宣府萬全右衛新開口入蹂懷安趙
蔚州等處刼掠三萬餘騎入平虜城南宣府巡撫叢蘭其
總兵官白玉等領兵追擊潛使人於田間炊飯置毒其
中如農家餉食者又置礌石火箭于湯和天城懷安諸
險阨設伏以待敵至掠食田間多中毒及伏發死者甚
衆斬首五十級奪回被擄男婦馬騾器械甚衆事聞各
賜勅
獎勵

沐春黔寧王沐英子洪武中爲後軍都督府僉事嘗命勦
叛黨于蔚州所開釋各數百人（明史黔沐英傳）

王振歸蔚州祀墓山西布政使石璞承奉惟謹振悅召代
……部尚書（石璞）

無不加遂構釁至正統十四年其太師也先以二千人貢馬號三千振以爲詐減馬直其使者恚而去秋七月也先遂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廷臣交諫弗聽至宣府大風雨復有諫者振益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咸膝行進尚書鄺埜王佐忤振意罰跪草中其黨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象諫振終弗從八月己酉帝駐大同振益欲北鎮守太監郭敬密告曰北必墮敵計振始懼班師至雙寨雨甚振初議道紫荊關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鄉稼復改道宣府軍士紆迴奔走壬戌始次土木死刺兵追至師大潰帝蒙塵振亦爲亂兵所殺敗報聞百官

家奄振怒其賊已同類下景獄惡薊州知州張需禁餉牧馬校卒逮之并需舉主王鐸又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瑺於長安門所忤恨輒加罪謫內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書振罪狀事發磔於市不覆奏武功衛指揮使華嵩與振姪爭娼當杖贖特命髡其首滌之枷教坊門充大同衛軍帝方以天下事聽振威福刑賞莫由朝廷公侯勛戚呼曰翁父遷擢視金多寡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諂擢本部侍郎兵部尚書徐晞等多至屈膝其從子山林蔭都督指揮等官私黨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威肆行無忌振自謂威

（本傳）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庚戌俺答犯松子嶺殺守備張文瀚（明史本紀）

隆慶二年十一月壬子宣府總兵馬芳襲俺答于長水海又敗之鞍子山（明史本紀）

馬芳十歲時爲北寇所掠使之牧芳私以曲木爲弓剡矢射俺答獵馬㢮其旁芳一發斃乃授良工矢善馬侍左右芳陽爲之用而潛自間道亡歸（明史本傳）

芳戰功私錄云嘉靖二十四年總兵姜石偶駐大同單于王城賊數萬卒至官軍懼衆寡不敵芳獨鼓衆力戰所

慟哭都御史陳鑑等廷奏振罪請滅其族給事王竑等立繫殺馬順及毛王二中官郕王命臠王山於市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筭并誅陳官唐童先是郭敬鎮大同歲造箭鏃數十甕以振命遺瓦剌瓦剌輒以良馬報振及敬西寧侯朱英駙馬都尉井源爲前鋒遇敵陽和敬又撓使敗及是逃歸亦坐誅英宗復辟用太監劉恒言賜振祭葬祀之智化寺賜祠曰旌忠〔明史稿本傳〕〔案〕祠至乾隆七年猶存監察御史仁和沈廷芳奏請仆毀詔從之天下稱快焉

嘉靖二十三年十月甲戌小王子入萬全右衛戊寅掠蔚

房虜剿得賊首級若干 二十八年秋八月芳率邊丁六
人從山西偏關出邊哨探馬慇樹下有賊三千餘騎卒
至芳首被刃傷身中一矢奮死步鬬乃免 二十九年
秋八月賊大舉入犯居庸關芳力戰於南口新店斬賊
首數顆奪賊馬五匹錄功 三十一年春正月賊入犯
大同紅市兒德勝堡芳率衆逐之出口內地獲安 三
十一年春正月賊以精兵千餘騎犯大同紅市德勝堡
等地旌旗蔽野方圓深入其勢鋭甚守堡官軍惶懼失
措芳合衆無恐吾當力戰挫其前鋒遂策馬麾衆進兵
逐出口外復轉戰數合却之賊遂退走 三十一年春

乘騎忽斃于矢乃亟取馱馬乘之引弓射中二賊并殺其馬賊氣阻不敢近　二十五年冬十一月芳遇賊鳳凰山夷家店發矢連中三賊墮馬而遁追至蔚州石門峪時月明如晝賊衆大舉芳復奮擊之矢斃二賊賊懼北奔　二十七年春三月芳率通丁四人自偏關出時近暮賊方飲馬回挺身邀之得馬二百九十餘匹而還二十七年芳率通丁數人自大同右衛出邊哨賊直入其營獲其戰馬七匹賊不敢追　二十八年芳督修山西榆次嶺邊工有瞭望者遇賊四騎自小徑突出縛數人去芳倉卒不及戎服獨騁馬追賊二十餘里奪回

流不可攻芳益奮死戰突其陣斬首三級賊乃退
十一年冬十二月賊掠西陽河堡芳率家丁拒之矢斃
賊馬以賊衆不及斬首陣中裹賊囘適芳馬纓絶不可
騁下馬繫纓賊得突圍而遁　三十二年春三月賊六
萬餘大舉入寇由青邊口入諜者五鼓報賊至答話臺
毀我垣時昌平總兵劉漢陝西總兵王孟夏在戍欲發
兵禦之芳謂賊五更毀垣勢必猖獗勿輕動須之守堡
官率步軍數人登山覘賊劉漢等以阻遏責芳芳復諭
之曰步軍遇賊可升臺以免騎軍則不可乃堅守如初
俄賊衆蜂起我軍果競升臺賊射殺家丁劉狗歪所乘

芳率先鋒三騎從新平堡出邊哨至石嘴頭望見賊帳
外立馬數匹乃勒馬調兵伏銀洞溝南梁謀夜半潛入
衆慮賊覺來追芳竟遣三百餘騎薄之黎明直擣賊幕
一賊攖前甚猛官軍咸披靡芳心自語曰日高則賊集
况深入虜地勢若騎虎何懼爲乃奮死赴之賊矢中芳
右手不及更發矢亟以刀砍賊甲領賊仍發矢芳有命
前奪其弓仍以刀砍賊賊幾斃繼又報有賊帳三所在
後賊矢亂發不可近時芳右手被矢左手持刀踊躍行
之賊矢下如雨芳奮力碎其前鋒賊惶懼少却始競進
[illegible]集賊將殺軍而返賊衆追至新平堡芳騎中矢

始驚怖奔大營衆軍俱至芳率衆赴大營截殺三股勢
分氣怯乘夜遁去棄所掠牛羊輜重無筭全軍而返
是年秋七月賊二十餘萬自大同紅布堡進口半入靈
邱廣昌半入紫荊關時軍門侍郎蘇統山西大同宣府
等總兵官併保定四鎮人馬數萬由陽和隨之有報賊
已過紫荊關者芳卽率劉漢往哨登高梁見塵起謂漢
曰賊在近矣漢曰此游塵也芳曰不然此塵逆風前觸
賊必近矣已而信然芳慮軍門遇賊於途勢將辟易多
遣人詗之時芳止一人從行賊易我作邀擊狀芳恐廹近軍門
不敢疾馳故按轡徐行賊騎漸近連發數矢立一賊拾矢

馬部軍各下馬爭取馬肉韃虜遂羣擁至前芳策馬張
弓逆之賊矢中馬馬被甲不入力護狗歪無恙賊攻不
利遂長驅掠深井并新舊保安等處殺副總兵參將各
一員賊司道出張家口芳與劉漢率家丁五百追之漢
率兵二百五十遶賊後芳率兵二百五十堵張家口兼
程而進顧後惟隨葛奈一人至張家口堡時宣府總兵
胡鼎參遊歐陽安祁謙等統兵萬餘陣於堡門賊二三
十騎不持寸兵往來無憚我軍亦不動芳謂諸將盡殲
此賊咸謂賊勢猖獗不可動謂葛奈奈亦不可更叱奈
張弓赴賊賊易我不走芳射中二二賊奈亦射中一騎賊

敢近芳謂賊勢猖獗若不死戰虜勢益熾遂合軍衆突前奮擊劈死三賊殺死五賊官軍氣倍賊敗而走　三十四年冬十月賊二十餘萬入朔州川邊報一日至者八九人情恟恟咸謂賊鋒不可格芳謂賊來旣迅利在速戰欲挫其鋭當出其不意迺率軍千餘夜二鼓時突入其營賊不虞官軍至弛備不克戰遂斬獲首級七十三顆獲戰馬二百八十匹　三十五年春四月賊大舉犯界嶺口等地方芳率衆堵賊賊毀我垣欲入隨其所毀處禦之賊不得入時官軍張弓發矢且擊且射勢如拉朽生擒哨馬賊二人餘賊驚潰　秋九月賊復大舉入

搖首遂不前迫詗者至報軍門已進劉家營堡芳始捨賊奔營又慮劉家營堡糧草不繼夜半欲進偷賊下風聞賊偶語欲速圖劉家營芳疾馳報軍門當即分兵伏天成陽和等處黎明賊知分兵伏堡謀乃寢識者謂陽和至劉家營路僅一線使是夜不聞賊語其計得行我軍無遺類矣 三十四年秋七月賊四千餘騎自井坪西山入口掠至應朔馬邑等川有哨馬數騎直入朔州南關擄男婦牛畜無筭芳率兵拔伏東城聞報輒率軍百餘出門追賊不數里見我軍圍賊莫敢前芳提刀直進幾之上復見我軍圍賊被賊射死三人躍馬張弓我軍不

月賊至懷安丁寧口入犯時邊報告急芳曰事棘矣乃利器械具藁糧分兵伏東城南渡口賊卒至伏兵四起賊駭愕奔豦追至大同界賊奔陽和邊出口自是不敢妄肆四十年秋八月賊大舉至柴溝堡下營懷安川掠深井渡口等地方芳率軍奮擊之射死賊人馬不可數記乘勝追至東城堵截河口賊賊不能進奔右衛邊遁去

四十二年春三月賊五百餘騎從西陽河入搶至柴溝堡芳率家丁百餘追截之就陣斬首一十一顆仍射死四賊奪馬八十一匹賊衆奔潰　四十三年七月賊首黃太吉把都兒率賊二千餘騎從洗馬林堡進口芳

犯三圍營地方芳率衆遏之追至大寧日且戰且却賊不及方執人馬前後失次官軍激於義無不以一當百斬首三十顆奪回被擄男女併牛羊驢騾無筭賊衆乘首氣阻旋遁去 三十六年秋八月芳從建昌回至柴溝堡北山及乾莊等處値賊騎沿河一帶下營芳率衆丁於舊楊家堡伏兵斬首七十餘顆奪馬五百餘匹 三十七年秋七月賊大舉入犯代州一帶地方芳率軍追擊賊衆分二隊東隊走北西隊散亂芳乘其陣勢未整直前奮擊斬首三十餘顆奪牛羊一百五十餘隻戰[illegible]二百三匹人口百數賊懼遂大奔 三十八年夏四

鎮城四面面方六里遞延共二千四里歲久磚城石欄
頹塌不堪保障若以百萬生靈藉城依庇頹廢若此奈
何値壩州王公至同心議修因燒磚無柴議一年修一
面四年完工䟽允衆以宣鎮逼隣虜巢賊苟覘知恐乘
隙爲害頗難之芳謂懼其來不若逐之使去遂於隆慶
元年十二月七日督軍數千不避寒冽由常峪青邊等
邊出口深入虜巢樵採至次年正月初十日回鎮在邊
凡三十五日晨起宵寐無時刻休息虜騎遠遁不敢附
邊軍士散漫謳歌家丁信宿牧馬相忘於夷穴用糧料
三千七百餘石而採取柴木計値八千餘金是年三月

率家丁奮擊遁去　隆慶元年秋八月賊數千從右衛邊入寇芳率軍追之先遣遊擊賈國忠麻貴分守右衛叅將李世臣等授以方略率三營人馬相機夾擊賊入內將田各持按兵不動芳得報出擊各兵尚猶豫未進芳策馬直進追至虞臺嶺傳令各官堵賊歸路不及賊得逸去擒斬賊首一百七十一顆奪馬二百三十餘匹墮崖落壍被刀帶矢者無數號哭北奔出口數里猶不敢回視舊傳虞臺嶺卽總兵某覆兵之所虜遂利之頻歲入犯種植皆廢地方苦之此捷後無隻騎近邊窺伺使諸將能奉令勦擊必疋馬不返時論惜之　宣府

鼓至夷地罕留兒時塞地寒逾冬月衆不能堪芳指授戰
守機宜略無寒色遣軍丁四出覓虜俄日高衆各奔營
云去此六七十里西北山觜卒遇遊虜相持時許各無
損失彼見我衆設防必嚴宜捨之去芳詈衆曰虜帳散
處溝岔非如中國人聯絡團住西北知備東北豈有知
覺耶命趨東北敢言回者以軍法治之衆如令去東北
二百餘里遇賊督軍入巢殺賊所至身先士卒每单騎
獨出數十里外時虜咸懼各遠徙漠北行至日晡聞無
所見芳必欲得虜兼欲相度險夷驅馳竟日抵舊興和城
是城於永樂初已屬虜有二百年來無中國人跡矣芳

築窰燒磚越七月某日而城工告竣原議四年之工不滿四月餘磚可給數年修葺之用其窰柴中可作樑柱椽枋者俱揀集收貯以充公用凡宣府左右前三衛與和一所各衙署皆煥然一新　隆慶二年上谷春不雨入秋潦粟燗草腐草束騰貴軍貧無力飼馬芻以追逐北邊全頼馬力馬草不給必致瘦損萬有緊急徒步搏賊其勢不能于是謀取資于虜地哨知張家口邊外地廣草茂督各營軍士親爲架梁防護刈草十日軍之力勤者得數月馬草於是馬肥藉用軍威壯觀咸感實惠

是年秋八月[illegible]率軍從洗馬林堡出邊搗巢約四

回問之以宣府總兵某對賊意芳遠不能及以爲詐請
且疑且怖輒解去夜不收被二矢脫回芳料火燒嶺爲
入廣昌蔚州川之通衢賊擁衆入川其害良劇夜半挺
身追之逮黎明趨八十里賊聞我軍至夜遁不敢息奔
陽和北山回巢諸破堡幸免者皆遥拜稱功識者謂此
賊謀不遂大同諸處之害免矣　冬十月賊數百騎時
遶西陽河地方時邊墻間爲賊毀守備李國珍率守堡
步軍三百餘人負鍤修葺賊早覘知精兵千餘突至官
軍辟易芳正統兵追賊在途得報兼程趨赴及抵邊官
軍被圍勢不可支賊卒聞芳至即時解竄兵不血刃全

提兵信宿此地耀其威武虜皆竄伏不敢動　冬十一月歐石黎將劉潭報賊附邊擾掠時芳以秋防駐師懷來得報兼程趨勦賊覘知兵至退伏巢穴芳授衆方略夜半出師虜恃地險且百餘年不備兵馬不虞其卒至也逃避不及擒斬首級七十八顆得馱馬[illegible]百五十七匹緣駐牧散漫多得逸去殿軍回堡賊復聚衆襲我軍芳勒軍回向復奮擊就陣又斬一級賊懼而退　隆慶三年秋九月賊二十餘萬從大同老營堡入犯芳率兵兼程趨廣昌堵遏至張官兒堡以賊在近按兵露宿破堡遣撥不收爪探遇哨馬賊五十餘夜不敢趨入堡中賊

百接能以少擊多策定輒大捷史稱爲一時名將冠職
功葢不勝錄矣六十以疾歸作是編及圖曰私錄者爲
示後人言之也或以征西之功公不錄而私錄之疑其
爲不平之鳴是非征西意然而有明錄功之典則實有
不可解者葢自成祖定都燕京宣鎮實爲之背和林餘
蘖轇轕不寧衛所諸指揮外仍鎮以總兵等官邊計非
不密然毀垣壞堡史不絕書而姑衍狼居胥之烈杳不
可得賊闖自西來迎而致之者且出自掛鎮朔印之承
嗣則宣鎮幾無人矣雖然亦有之洪之鎮宣也迤北謂
之楊王萬達之督師也俺答謂之翁太師其于征西也
則亦以稱萬達者稱之此皆足以讋敵而寒其膽者然
統冪之難洪擁大兵十餘萬任其君北狩而莫之救其
覗兩太師何如然洪也侯且世侯矣兩太師者獨置之
五瑞之外豈其功誠不足錄哉即如是錄所載三十餘
戰固合大小並紀之而錄于公者惟嘉靖二十九年新
店一戰而已至如隆慶二年秋以搗巢出邊追奔二百
餘里羣帳盡徙漠北我兵遂駐興和葢二百年來官軍
不到之地亦二百年來邊將未有之功九陛策勳即與
開平中山並隆爵賞似亦非過然無有過而問之者非

活三百餘人（□）隆慶四年夏四月酋首俺答率部落萬餘騎謀犯大同威遠右衛等處芳聞警率兵驅逐賊哨馬探知進兵遂止威遠城北十里外地多溝岔不便用兵依阻團結時出精銳誘我北追芳出經數十陣皆身親合戰或挫其前鋒或驅之遁北射傷賊虜人馬甚衆陣中不能斬割相持半月餘賊惟蜂擁蟻聚不敢頃刻開營地方毫無疎失兵疲食乏忿惋宵遁俺酋老猾精於用兵犯邊必遂擄獲未有似此舉之窘困者論者咸云使得報稍持猶豫賊得下川餓虎之勢司土者能渴之郡城遠來必善守也士衆誦功無間口云（自序見藝文志）仁

哭每慟輒嘔血不止至悒悒成疾如此其善戰死非偶然
者而往往爲文吏掣肘卒不獲伸其志僅以死事顯悲
夫（平羌將軍馬爌傳贊）
萬歷三十九年命刑部四川司主事史東昌恤刑湖廣四
月審錄承天荊州二府及荊門沔陽夷陵歸州鍾祥江
陵諸州縣內斬絞軍罪矜疑免死改遷者十三人改杖
者二十三人老疾釋放者五人常德辰州永州三府并
靖州沅州道州武陵沅陵零陵會同諸州縣矜疑免死
改遣者十二人改杖者十二人老疾釋放者十人（史東昌恤
刑疏）

錄功者之咎而誰咎哉然不錄于公以爲邦家光未嘗
不可錄于私以爲子孫訓其後征虜平羌先後靖國者
閱三世而得七人忠貞世緒累
葉爭輝卽謂由是錄開之也可

平羌將軍馬爌母祁家法嚴整將軍奉侍惟謹在徐州日
方晨省猝有警報至家人未敢傳久之以簾外徼有言
者祁曰外有急乎盍往視諸時諜者已三至矣將軍不
及冑而出直犯敵壘驚遁將軍一股亦創甚既返入見
祁祁故將家女與言戰勇事甚悉將軍亦意氣自若比
夜分就于舍血浣衣襪間殷如矣後祁歿於里將軍痛
不得親含斂立請解職歸塋揭三上瀝血濡筆哀感行
道[illegible]時方倚將軍爲長城不允所請將軍每哀至輒慟

等勳階爛然而馬尤世以忠義顯其他亦皆累著勤勞間亦有以捐軀赴難聞者惜乎譜諜無存文獻不足欲舉二十四家而悉數之不可得矣（蔚縣志）

（案）前志載州城三門門樓三座各五間高三層北建玉皇飛閣角樓四座敵樓二十四座各三間高三層明尹耕以爲置樓三十一則玉皇閣又在三十一樓之外也或云周房建或云周房修是無可考故老云明季以二十四指揮分掌敵樓每歲命內官閱視需索無厭軍衛苦之今漸頹廢矣

國朝郡人聶源官湖廣武昌府同知後署蔚州知州有惠
政致仕後遂占籍于蔚康熙二十一年重修學宮源與
邑人李雲華實爲之創（蔚縣志）

祝思信以順治七年任屯牧道時保安土寇竊發桃花白
樂常寧諸堡數被焚掠城垣東北兩面各塌數丈東門
樓亦與俱毀思信蒞任後殫力補葺城與樓克復舊觀
又躬率壯丁隨處堵截土寇遠遁居民得保無恙特其
妻死輒即壇壝焚化穢於身並穢於神以致水旱頻仍
人多尤之（蔚縣志）

[illegible]志前明時以指揮襲者二十四家中間如章如朱如馬